

完成《燕食記》後，陸續寫一些有關香港的小說。這些小說於我的意義，與其說是在長篇跋涉後必要的時間沉澱，毋寧將之理解為另一種寫作，因之保持着對於當下生活朝夕相濡。

首先，自然是城市。不久前，我在文章中引用過德賽都（Michel de Certeau）的話：「獻給普通人，獻給行走於街巷的平凡英雄，無所不在的角色。」或許這是我所定義的城市。它由街巷所組成，哪怕是開闢與跌宕的都會。悲喜劇交相輝映的背後，也包藏了砥實的人生。波瀾不興之下，是城市的心臟，有強大的律動。那浩漫的、交錯的街巷，血管一樣，與這心臟共振，也漸漸稀釋它的聲音。



作者簡介
葛亮
作家，學者，魯迅文學獎得主。
著有《燕食記》《北鸞》《朱雀》《飛髮》等。

《拆彈記》：時間幻術

《拆彈記》便是這樣一篇小說。這個城市，有許多歷史的遺跡。這些遺跡，往往並非壯烈，都埋藏在都市的浮土當中。圍繞於此，有許多傳說，多半是二戰前後的。時間久了，這些傳說便被淡忘。遺跡時見天日，人們便毫無預警地與歷史狹路相逢。炸彈大約是其中最常見的。它們鏽跡斑斑，藏在荒煙蔓草之中，像是某個時間的機關。香港政府專門設有爆炸品處理課，其中重要的工作，便是面對這些久遠的隱憂。而在民間，則有另一些人，是歷史的追風者。印象中，最出名的，是一個叫Edward的法國人。軍事迷，經常帶着自備的金屬探測器，穿梭於市井，尋找這些散落的未引爆的炸彈。樂此不疲，成果斐然，由此被媒體贈與「炸彈獵人」之稱。

當然，更為弔詭的，是歷史的發現，隨着城市的日新月异，同奏共登。龐大的基建下面，是不為人知的暗潮，一旦激湧。看似整飭的日常，便支離破碎。所寫的，便是這樣一個故事。平凡人生，在非常境遇中，所出現的幻覺。這幻覺中有過去，更有鮮活的未來，但也不斷被歷史所纏繞，最終取替後者。機場，像是集體回

憶的載體，承載着這城市的傷逝與轟鳴。海市蜃樓的輪廓，漸趨成真。其中過往，原可與人生和解。一顆炸彈，倏然穿行而來，則在預計之外。在我寫完這篇小說之後，舊機場已煥然一新。闊大的公園，一整面牆的照片，點滴歷數着它的變遷。立於其間，會產生一種幻覺。一個人，在莽莽的時間之軌上，前後有隱隱遼闊氣象，卻如水月，一觸即消弭無形。

《浮圖》：講段古

想起早前，訪問過一個長輩。他和我講香港的歷史，談了數個小時。談完了，我回頭一想，記憶中的，竟然都是他自己的故事。中山籍，少小離家，族中有七個兄弟。後來陸陸續續，全都來到了香港。落戶於北角，讀中文中學。背景相似，道路殊異。有經商的，從文的，有加入警隊的，還有做議員的；有因為政見不同，老死不相往來的；有繁華半生，老來子然、身後蕭條的。他將這七兄弟的故事講完了，將香港上百年的歷史也講通透了。

香港是這樣一座城市，歷史大哉，都連着個人。所以香港人說講故事，叫「講段古」。這一聽，就是連着許多的前後、源頭。可這古，又不是鏗鏘鏘鏘，宏大敘事，往往是煙火氣極濃重的。城市最終成為人性的實驗場。在這裏，有許多無法回避的主題，比如，愛。有的一開始就是鋌而走險，一路的主旋律都是犧牲和困苦，甚至響起了戰爭的嘯音。多數人的愛卻是極其家常的，滲透到生活的骨子裏去，你甚至辨識不出它完整的面目。然而，就是這些習以為常的東西，是回首後最徹骨的痛與快。

《浮圖》，便是這樣一段古。是一個人的一輩子，或者戛然而止的大半輩子，但卻疊合了香港風起雲湧的幾十年。從移民潮到經濟騰飛、九七、金融風暴、SARS，幾番起落，便都銘刻於一個人。而這個人，又是學院中人。按理學院是一座象牙塔。任爾東西南北風，我自巋然不動。但畢竟又有另一種傳統，讓人不能也不願獨善其身。

《無岸之河》：浮生六記

多年前，曾寫過一個短篇《無岸之河》。那是我真正意義上的處女作。寫一個年輕知識分子的浮生六記。現在看來，以當時的閱歷，必然是理想化的。校園是與現實切乎相關又互為壁壘的異托邦，橫亘世間，自足而清醒。對於學院，我們既成的印象，多半來自西方的文學經典。納博科夫的《普寧》與索爾·貝婁的《赫索格》，都在處理心靈之於現實，流浪與放逐的聯繫。其中對於學院的展示，涉及文化隱喻否，皆沉重而內有苦意。

之後寫作，極少涉及學院。大約身處其境，類似某種近鄉情怯的心情。寫知識分子題材，往往與其他表述空間聯絡，比方《瓦貓》中，將其放置在民間的場域，去考察特定歷史年代，學院空間便與外部空間交雜渾然。終於寫《浮圖》，已是二十年後。因為一個契機，落筆寫了連粵

名這個人物。寫作的過程，不期然地，構成了還鄉之旅。

連粵名是這樣一個人，西方學成，身上卻還是中國人的底。他在大學裏的作為，是有些大儒的，但畢竟生活在一個功利可被量化的語境中。這個故事以他的學院生活為圓心，擴張至他的日常生活圓周。中年人的閱歷和過往，知識分子的經驗，成為他的人生的一體兩面。他周遭的人，像是有關他生命中的每個提示。提示他的存在與責任，為人父，為人子，為人夫，為人師。他小心地呵護，及至最後終放下，或和解，或離去。

香港由此也成為與時間相連的人文空間。因此每一處有關這個城市的歷史，都鏈接着他的生命節點。那些關隘與轉折，起伏與榮耀，與此休戚與共。他青年時代的留學、回港、乃至回到祖輩的原鄉。是他個人的放逐和回歸，也是時代的回響。即使學院賦予他社會的位置。他與周遭世界的鏡像關係，此消彼長。彷彿一道水銀，橫亘在此地和原鄉之間。

Blue Cube：都市人的處境

說起來，粵人的經世致用，幾成為帶有刻板印象的共識。我讀博士時的校友，是粵東世代書香出身，可是在外面，舉凡說到自己是廣東人，對方便信口道，哦，家裏是做生意的吧。他便對我吐槽，說，「他們總該知道，廣東出過康有為和孫中山吧。再不濟，還有蘇曼殊、屈大均和『二居』呢。」他越說着，自己的聲音先

小了下去，是對這文脈不自信了。我便安慰他說，「沒有孫眉做得好生意，哪來後來孫中山的革命大計呢。」他便點點頭，好像安下了心來。

這連粵名是學問人，但也是煙火裏的人，於是才有這許多的故事。於情於理，他是被這煙火餵養大的。這煙火起自春秧街，往上可溯至原仙遊縣。可他卻又不得不經受與現實中煙火的博弈。這煙火曾吸引了他，以不同的形式。性、名譽與成就，或許還有一點若即若離的背叛。但他最後，在以為塵埃落定時，親手將這煙火掐滅了。

有關小說的標題，是我個人的切身感受，在舊年的巴塞爾展上，看到英國的當代藝術家Damien Hirst代表作Blue Cube。這幅作品由成千上萬的蝴蝶組成。藍色與黃色的蝴蝶翅膀，一圈又一圈地排列而接近圓心，構成一種難以名狀的向心力，在靠近中心的位置，是深不可測的漩渦，孤懸着一隻藍色的蝴蝶。這是我們可看到的都市人的處境，他們被現實與莽莽時代吸引、或卷裹，但最後在簇擁中仍是一身子然。

浮圖的另一種寫法，是浮屠。可見即便是音譯，也有出於遷就的迭變。望文生義若此。無掛礙故，無有恐怖罷。



掃描QR Code上大公網瀏覽更多讀書資訊

►《燕食記》，葛亮著，人民文學出版社。



▲《飛髮》，葛亮著，三聯書店(香港)有限公司。

《側拱時期的蓮花》：夢的提示

說城市之餘，也想談談鄉土。若問起，香港這樣的城市，何曾有鄉土。香港當年的鄉土文學，如在舒巷城筆下，指向的是街巷和城市邊界，如鯉魚門和西灣河。我所見，還有更遼遠的地方。城市為成長於斯的人帶來審美賦予，是必然。鄉土裏有許多沉澱，亦是城市的留白。從地理的角度，香港嚴格意義上的鄉土空間，主要分布在新界和離島，保留了獨特的人文傳統，包括一些古老節慶，如太平清醮、侯王誕。就日常與價值觀而言，這些區域以禮俗社會的基本形態，與城市的普遍法理默然對峙。早些年，我寫了《殺魚》《離島》等作品。去年完成的《側拱時期的蓮花》，切入元朗的瀚袤的農業發展歷程，算是對香港近現代城市變遷另一維度的顧念。

這個故事，原來發端自一個夢。夢裏，是典型的新界圍屋，有個黑人少年在彈鋼琴，一邊將帶殼的稻米撒落在琴鍵上。他的近旁，是個緘默的衣着古麗的女子的身影，看不見面目。在我即將醒來時，頭腦中出現了一行字：側拱時期的蓮花。朦朧間，我將它記錄下來。儘管這夢的場景如此陌生，與我

愛用的小說元素，亦大相逕庭，卻幾近乎某種暗示。於是我決定開啟一次寫作，並試圖尋找夢境與現實間的聯繫。很快，在有關香港近代農業史的資料裏，發現了一個名為「蓮花地」的古村落，它出產着一種近已絕跡的稻米，叫「黃殼齊眉」。這個古圍村，坐落於元朗八鄉。而它的附近，有個不為人知的黑人世代聚居之地。他們的故鄉，是西非國家尼日利亞。

此前我對此一無所知。我驚訝於這個夢的提示。但因為一貫的實證態度，我決定還是去探訪這個古村，眼見為實。天熱，一番輾轉，我汗水淋漓地面對着巨大的圍門牌坊。走進去，即看見一個漆黑皮膚的壯大男人，一邊打量我，一邊用地道的廣東話，在打電話。

風水池、宗祠、合圍的古老榕樹，還有遠處山崖下的農田。猶如電光石火，歷歷在目。即使在這小說完成之時，我仍然不知「側拱」一詞的確切含義。但似乎一切足矣。

（文中小題為編者加）